

飞天

90年典藏
中篇小说卷
上

主编 马青山

甘肃文化出版社

资料性
可读性
珍藏性

飞天

60年典藏 中篇小说卷 上

主编 马青山
副主编 阎强国

一九五六年 第 8 本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天》60 年典藏. 中篇小说卷上 / 马青山主编.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90-0118-7

I. ①飞… II. ①马…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2184 号

《飞天》60 年典藏 中篇小说卷上

马青山 主 编

阎强国 副主编

责任编辑: 王天芹

责任校对: 彭金山 子 矜 张 平

装帧设计: 陈 青

出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营 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0931) 8454870

排 版: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刷: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兰州市九州大道 251 号

邮 编: 730046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9 千

印 张: 23.2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118-7

定 价: 420.00 元 (全九卷)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真情告白

马青山

《飞天》是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第一家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也是迄今甘肃唯一的一家省级文学刊物。它的前身由远及近，为《甘肃文学》《甘肃文艺》《陇花》《红旗手》《甘肃文艺》，1981年更名为《飞天》至今。现已刊行 574 期。

在《飞天》创刊 60 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一套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我与文学、戏剧影视及《飞天》纪事在内的“60 年典藏”，是文联当家人和我们新老《飞天》人共同的心愿。选本从创意策划到具体选编，有赖马少青、孙周秦等领导和杨文林、李云鹏、何来、陈德宏、老乡等老同志的智力支持和亲自参与。他们对刊物深厚的感情和始终如一的关爱，令人深深感念！

在翻检历年刊物的过程中，我认定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即刊物和作者一同成长，一同进步；《飞天》的发展与甘肃文学的发展始终并行；刊物兴则文学兴，刊物衰则文学低迷，反之亦然。自 1950 年 8 月创刊至“文革”结束的近 30 年，时办时停，刊期、开本和页码亦不固定，栏目编排及装帧印刷都比较粗陋。其间，政治环境时好时坏，所发作品包括名家之作，大都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频繁变更的刊名，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到了新时期，刊物才经由平稳过渡，进入自由发展期。我们在选编

作品时,考量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甄别遴选,多有兼顾,对彼时产生较大影响、艺术上亦有可取之处而现在看来确有图解政策之嫌的部分作品也予以入选,以便存史。

文学刊物的核心是“出人才出作品走正路”。长期以来,《飞天》以此为出发点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推出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扶持了众多的文艺人才。因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定位,刊物也便既是陇军演练的平台,又不唯是本土作者的自留田;还因为“不薄名人爱新人”的办刊理念,《飞天》时有名家亮相,更不乏年轻鲜活的面孔。刊物和作者互为红花和绿叶。许多作者起步阶段以能在《飞天》发稿为荣,他们借助这个平台成名后,反过来又以其力作支撑着刊物的发展,为刊物增色添彩。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阶段性地,《飞天》总有一个相对稳定、颇具创作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作者群,那是我们尤为珍重的财富。

《飞天》的诗歌一直是强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边塞诗”的兴起和大学生诗歌的滥觞都与本刊的倡导和不遗余力的推介有关。近年来,甘肃诗歌的声誉和对外影响日隆。这源于李季、闻捷等前辈诗人的引领,源于甘肃诗坛早期拓荒者和后来人代代相延的正道传承。《飞天》给予诗歌的版面一直算得上固定和慷慨。这套选本特以洋洋三卷的容量彰显其庞大的阵容。即便这样,仍有许多的佳作难免被割爱。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作者的文学创作明显呈现从清浅纯正到浑厚多元的审美趋势。在作者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在稳步上升。我们从中得到丰富而又独异的精神滋养;这其中也包含着省外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赤诚奉献。

已历60龄的《飞天》,始终和读者保持着一种心神相通的关系,把读者的欣赏口味作为办刊的晴雨表,做到了眼里有读者。值此甲子之庆,我们力图优中选优,让这套“典藏”能够贴近读者的心。如果你发现内中作品与你期待的美文佳构尚有一定的距离时,我们也有同样的遗憾。虽然舞剧《丝路花雨》、话剧《西安事变》、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文学脚本的刊发为本刊赢得过一些声誉;虽然近年来小说的势头渐劲,转载率和关注度不低,但堪称大气、经典的作品并不多见,入围国家大奖和权威排行榜的作品似与我们无缘。这是我们时刻不敢怠惰的自醒!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飞天》的成长进步,甘肃文学的发展繁荣,除了作家和编辑的共同努力,除了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自然也离不开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离不开领导的真切关怀。如我所言不谬

的话,郭沫若、茅盾、周扬三位大家共同为创刊号题词的省级文学刊物仅此一家;首发朱德、叶剑英大型组诗的省级刊物大概也不多见;至于曾在兰州军区任职的肖华将军,对刊物则不唯作品方面的支持。1990年,省委书记李子奇、副书记卢克俭双双出席《飞天》创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2000年,省委书记孙英在陪同以黄菊为首的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参观的间隙,来到《飞天》创刊50周年座谈会上,即席发表了长达40分钟热情洋溢的讲话,李重庵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他们对《飞天》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5年,在《飞天》创刊55周年、刊行500期之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浩,省政协主席陈学亨,省委副书记马西林,副省长李膺等领导题词祝贺。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特别是省文联的领导,对《飞天》的编辑出版和相关活动给予了始终如一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因此才有刊物的健康稳步发展,才能取得眼前的成绩,《飞天》才能飞到目前的高度。——2008年,《飞天》首次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9年,《飞天》由月刊变更为半月刊,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奖;2010年,《飞天》进入甘肃“农家书屋”工程。

当然,遗憾也是存在的。有些人处其位而与文学总觉生涩隔膜。就让他们无缘地擦身而过吧。

《飞天》是一个小小的团队,个中年轻人居多,赶上甲子之庆应是一种机缘,这种幸运实属难得。在“60年典藏”定稿付梓之际,我谨代表这个团队的12名成员,向多年来关心支持本刊的读者、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向历届编辑、各级领导和朋友们真诚地说声谢谢!

言不尽意,权当真情告白吧。

2010年8月

目 录

真情告白	马青山	001
长烟落日处	雪 漠	001
山 调	阎强国	042
绑 架	唐 栋	082
村 谚	张 弛	109
大山沉没	周绍义	130
野 路	孙志诚	156
天上有个太阳	施祥生	181
骆马情仇	北 斗	214
水霞的微笑	宋剑挺	234
美丽屋	但 及	258
向日葵	(东乡族) 了一容	284
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	胡学文	308
误入歧途	舟扬帆	346

长烟落日处

雪 漠

中篇小说卷
上

001

—

落日像猪尿泡，灌满了血，大约耐不了焦热，才向西山后躲去。飘经山顶时，被突兀的怪石划破，便溅射出几道血淋淋的红光。血光渗入黄土山，山坡才血样红。间或，有干风挤出土层，带起些许黄尘，舔走半身臭汗，再贪婪吸出一身。于是，人不水灵，黄飘飘透点儿黑。天比巴掌大多了。黑鹰心虚地窥着觅食的小鸡，翅膀一张，天便暗，间或一叫，山便抖。只是马儿耐不了焦躁，才玩命似撒欢，密夯般的蹄声渗入土地，土地才裂口。村东是大佛爷山，山上无草木，如秃顶。村西是商州石，比天大，老人说会飞，百年前飞离商州，途经此地被云游佛爷识破，于是插入了地，佛爷化成了山。定山时伸出的手指把天劈成两半，当地人叫佛指崖。

晚风一到，月儿便灰蒙蒙罩个箍儿。箍儿诱来村北戈壁的烈风，穿过两山间的村庄，扑向村南茫茫的戈壁。河西人好说：“西山风沙大，从春刮到夏。”一起风，山村便颤栗。马、牛、羊、猪受不了风沙的撕扯，也扯起嗓门和风赛力。北边戈壁滩上的石头惊慌失措贼溜溜滚过西山堡，顺手偷几捆枯草，撕碎后来个

天女散花，扯天扯地裹向南天。沙子到处是，眼睛里，牙齿里，水桶里，米柜里。屋里人围定火炉，打一阵哆嗦，听一阵钱塘潮般疯癫嚎叫的风，叹几口昏头昏脑灰楚楚带着沙土的气。太阳也板个灰脸，不给一丝儿光，不给一丝儿热，像个悬在风沙中的冰盘。

西山堡的人并不怕风。

夏至一过，大风便止。于是，苍黄的山村愈加苍黄，焦裂的土地愈加焦裂。到处是土丘，到处是黄色，到处是裂缝。裂缝里到处是从来没有见过水的蛤蟆，当地人叫旱癞肚。一遇天年多雨，蛤蟆便死命地叫，叫来铺天盖地的冷子疙瘩打掉麦穗。八爷说，旱癞肚长成升子大，就能成精。一成精肚子下就常孵些冷子蛋，呼噜爷一响，便能接上气，放出冷子，一变十，十变百，打掉庄稼。于是，村里人说人口气大时总是说癞蛤蟆接了雷的气。西山堡的人都不敢伤害蛤蟆，怕蛤蟆报复，但庄稼还是常让冷子打光。平素里夜间蛤蟆也叫，惊天动地，叫得土地直裂缝。不过平素里人们似乎听不到。

村子中间的那个家府祠，老得没了牙。门墙百年前就没有了，边墙百年前就剥尽了皮。梁柱上雕着的花纹是祖宗留给庄里人的骄傲。一到清明节，门前大柳树下就挤满了给先人烧纸钱的孝子贤孙。烧前总要先在地上画个圈儿，在圈里烧。八爷说，不然滩上的破头野鬼要抢呢。一画圈，在野鬼看来便放着金光。除先人外，鬼得不到。老柳树的岁数比家府祠大几十轮。八爷说，凉州人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连庄里最有学问的贾瞎仙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年迁的，反正，从那时起，便有了这棵大柳树。这柳树通人性，八爷说，过去的许多年里，凉州每遭一次劫难，这树就流一次泪。几百年来——瞎仙说也许上千年，树的中间部分都化成了眼泪流进了西山堡的土地。于是，西山堡的石头牛犊子大，西山堡的水又咸又苦像眼泪。八爷说别看村东十里处那河水看起来很清很绿，可外地人喝不成，一喝就拉肚子，像吃了巴豆。春风一过，别的地方都绿翠翠的葱嫩，唯独这西山堡惨白惨白的干焦。盐碱地养不活人，于是，那些年，凉州城里的烟花院里尽是西山堡的大丫头。唉，那年头，八爷说，老柳树常常流泪。有一天，八爷说，也不知是百年前的哪一天，有个娃儿进了柳树，恍恍惚惚便瞅见柳树干里皮上开了一个牛眼睛大小的洞，从洞里那娃儿看到了百里外的镇番城，还有那儿的烽火墩、古长城。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个娃儿也看见过。八爷说，这是千里眼。女人们看不见，女人们身子脏。挨过女人身子的爷们也看不见，只有沾点儿贵气的童身娃儿才有福气看见。后来，看见过千里眼的娃儿们都做了官。一做官，便不想到这个穷坑里来了。唉，八爷说，凉州人都一个球样。

黄昏时分，从城里中学毕业回来的灵官拖着乏沓沓的步子到村里徜徉。那

会儿，西山堡特有的高出房檐一丈多高的烟囱里便冒出一股灰蒙蒙的烟。秋季黄昏时的西山堡没有风，空气里还带着一丝焦裂土地的味儿。于是，那股灰蒙蒙的烟便一本正经地带着那股焦味儿直上云端，扭扭捏捏化成一团团灰楚楚的云，云下便有几个灰楚楚的娃儿在唱：

烟洞里的烟——直冒天
黄河里的水——洗红毡
红毡破——捏窝窝——
一捏捏成两半个——
一半个留下换馍馍
一半个拿上说老婆……

渐渐地，随着落日的越来越圆，越来越红，变成一个渗透了血的圆球时，戈壁深处便有一丝儿风吹来。这当儿，那几十个烟囱里飞出的几十股羊角般的烟柱（当地人叫天旋风），便知趣地化成雾散在低矮的土屋周围，给西山堡造一个笼着轻纱的梦。这时分，村里人的屋内便更暗了。

西山堡的房屋很矮，站在地上用手就能摸着梁，土墙上的泥皮早已剥落了，椽子也被烟熏得乌黑发亮，摸上去粘乎乎的。这儿的土屋没有玻璃窗，全西山堡只有大队书记的房子上安有一个百叶吊窗。黄昏时分，拿绳子一吊，屋里就敞亮些。一般人家的土屋里只安有一个三尺见方的小木框，中间是许多木条交织而成的小格子。格子很多，有方的，有长的，却没有圆的。上面的图案极有规律，但不美，拿牛皮纸一蒙，屋子里黑乎乎的溢出一股烟熏的麦秸味儿。一连好几个月，灵官在吃饭时都能品出那种烟熏麦秸味儿。

日落时分，灵官便到西山堡顶有名的陈家老庄下和老年人闲谰。老庄早就不住人了，只剩下一个两丈方圆的土墩。土墩两侧是几十丈长，两三丈高的庄墙。八爷说，这庄子就是第一次看见了千里眼的那娃儿长大放了道台后修的。那娃儿的舅舅在兵荒马乱时跑出去从了军，后来当了官便提拔了自己的外甥。唉，朝里有人好做官。前些年，八爷说，来了一个风水匠，说那道台家的坟叫什么黄莺晒翅，还能出人物的，可惜在平田整地时平了。老庄的墙根已经被岁月剥成了十多个能供百十个娃儿藏猫猫的大豁口，像个没牙老颓子，看上去颤巍巍的，可总不倒。八爷说民国十六年它就是这个模样，地动时，连凉州城墙上的十二个城门楼子都摇倒了十一个，可这个老庄却没有倒。八爷说，这是陈家先人们的魂灵保佑着呢。每日黄昏时分，村里的老年人便甩达着吊到懒弯里的大裤裆，穿一件青布大襟衣裳，腰里勒根草绳，到老庄下边捉虱子边给娃娃们讲

凉州城的那半年。

八爷说，凉州有四大宝。那年头，城门上还有瓮城。东门上是一个泥头碑，这个碑头先前是石头的。八爷说，有一天夜里，一个要饭的睡在碑下，半夜里听见石碑说话了。你说怪不？怪哩，娃娃们说。说明日个众八仙要上西天朝见王母路过凉州哩。第二天，一个叫化子便见八个和他一样的叫化子嘻嘻哈哈往西走，他就跟，跟到莲花山上，铁拐李就给了他一个点石成金的指头。后来叫化子富了，富了便坑穷人。唉，凉州人都一个球样，富了贵了就不认人，不像民勤人，民勤人出了门可认老乡哩。后来，八仙怨那个石碑泄露了天机，就用张手雷砸掉了它的头。这时，一个娃娃问，八爷爷，什么是张手雷？八爷说，就是手一伸开就能像呼噜爷那样砸人。后来，凉州人又给它塑了个泥头，半夜三更能听见泥头碑在哭呢，你说怪不？娃娃们说怪哩。南门上的宝物叫什么夜雨打瓦，每天黑里，人就听见呼噜白雨下在房瓦上啪啦啦响，可出去一看，天晴晴的，还有星宿哩。唉，你说怪不？啧啧，怪哩，娃娃们说。唉，凉州这地方本来很富，古时候有名呢，可是叫那些昏官坑穷了。也怪凉州人不好，来的好官也让他们巴结坏了。八爷说，西门上的宝叫七星剑，可不是真剑，而是李官王家的七个坟鼓堆。人站在西城楼上数那些坟鼓堆，数过来六个，数过去八个，就是数不对，你说怪不？怪哩，娃娃们说，后来呢？后来，李官王家的人本来能做大官，可是坟被人斩了。唉，斩了也倒好，凉州人一做官就不认人了。那年头的人都说，查家的君，李家的臣，胡家的姑娘要正宫。可是，三家的坟都叫人斩了。要不然，我们凉州也是皇城呢。唉，皇王总不会坑自己的老乡吧。唉，人说兔儿不吃窝边草，也难说。斩李家的坟时可不容易哩，白日斩，黑里长。一天黑夜，有人听见坟里说话，说什么斩这坟他们不撒石灰辣面子休想。这不，第二天坟就斩了。斩了也好，凉州人凉着哩，唉，难说。北门上有个什么千里眼，其实，千里眼在我们的老柳树上哩，唉，凉州人都会闭住眼睛说瞎话。

于是，百十个娃儿直咂嘴，编织着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

吃了黑饭，西山堡的大小老老少少都聚集到陈家老庄前喧谎，大人们喧，娃娃们听，听腻了就玩。这当儿是西山堡最快活的时辰，天地间最美的音乐便是娃娃们唱的那种带有远古意味的童谣。先是由一个大一点的娃儿边唱边点：“点点斑斑，草花芦芽，打发君子，出门一个。”每唱一个字，便用黑不溜秋的积满了垢甲的手指头点一个娃儿，最后的“个”字点到谁的额头，谁便是君子。于是，雀跃般出了画在地上的门。剩下的重唱重点。等绝大部分君子出门后，便剩下最没福气的小人。这个小人必须得听君子们的调遣，比如趴在地上当马让君子们骑或者捏着鼻子学驴叫等等。每到这时，村里学问最多见识最广的瞎仙便摇头晃脑大发感慨：“唉，山中石多珍玉少，世上人稠君子稀。要是人世间真

有这么多的君子就好了。”要是偶然间，那小人忍受不了君子们的捉弄，躺在地面上脚蹬黄土咧嘴大哭时，君子们马上就会拍手齐唱：“嚎屁胎，一屁打到咬脐寨。咬脐寨，冒烟哩，一屁打到半天里。半天里，起云哩，一屁打到尿盆里。尿盆里，起泡哩，一屁打到古庙里……”于是，那个一分钟前还在咧嘴嚎哭的小人便憋不住龇牙咧嘴笑起来，一笑，君子们唱得越加起劲：“一嚎一笑，脖子里夹个尿脬，尿尿去了丢掉，屙屎去了拾上，上炕去了挤烂，吃饭去了调上……”每到这时，老庄墙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爆发出一阵野人般的笑，惊飞了庄墙缝里垫窝的麻雀。

当灵官第七十次在庄墙下欣赏了那天地间最美的音乐时，没笑。于是，村里人都吃惊地望着他。这样，他才笑，笑里夹带些说不出口的酸味儿。庄墙下玩耍的娃儿们大都一个模样儿，一眼圈儿红不楞登的，堆着眼屎，脖子里是刚生下就已安家落户的垢甲，外庄人叫他们“黑脖子老羊”。每日清晨，外出跑步的灵官，总能看到吆着驴从十里外的一条小河里驮水回来的娃儿们，不算路的路上，也总有十多个娃儿为抢一泡牛粪在疯疯癫癫挤成羊屎样的一堆。抢到的咧嘴傻笑两手满是牛屎，抢不到的便日妈妈操先人地谩骂。每看到那些背着柳条背篋的头大大的脖子细细的精脚精尻子娃儿在放牲口或拾烧灶火用的谷梗柴禾时，他便觉得清晨变成了暮夜。一日，灵官在门口刷牙，过来一位抱小娃娃的老汉。灵官家没有庄门，对面是三宝家。每日清晨灵官总能看到三宝妈在“唠唠唠”叫着喂猪，大襟衣裳没有系扣子，露出了胸膛上的一层黑垢甲和汗水冲开的道道儿白肉。一见三宝妈，灵官便能想到地理老师讲过的非洲斑马。那个老汉怀里的娃娃在死命地嚎，像老鸱叫，于是，那个老汉吓唬娃娃：“哎——哎——不要嚎，你瞧，灵官佬佬磨牙牙哩，牙牙磨利了咬娃娃的球球哩。”唉，凉州人为啥把叔叔叫成佬佬，灵官想不通。

日落后不到一个时辰，西山堡便格外寂静，除了偶间有狗或驴在不甘寂寞地卖弄一下嗓门外，整个山村像被黑夜消融了，没有一点儿声息。西山堡没有拉上电，煤油又死贵，得三角大钱呢。村里娃儿们最远大的理想就是看一次电视或进一次城。对于他们，凉州城只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他们只是听八爷说过，凉州城很阔，路是用石头铺成的。大十字里还有八个琉璃瓦牌坊。至于琉璃瓦究竟是什么样儿，他们并不知道，也许比西山堡最白最光的石头还要白还要光吧。他们还从八爷口里知道，城里西街上有一个河西大旅社，是什么烟花院。早些年，里面全是西山堡的大丫头，在陪客人，叫什么婊子。西山堡的娃儿们都会骂人婊子养的，可婊子究竟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八爷也不说，硬问，便骂人。前些日子，灵官还和八爷红过脸，庄里人都骂他。他竟说城里的马路是用柏油铺成的，西街上也没有什么烟花院，只有一个大照相馆。于是，村里

的娃儿们就在上学时问老师。一下课，他们就围上去：“老师，什么是烟花院，什么是婊子？”

二

八月间，西山堡便要踏灰。灰踏好，地里便算上好了粪；其它肥料不上也可，灰不能不踏。

秋收一毕，便要趁地里湿漉漉的牵几匹骡马，人立地中，长鞭一甩，马儿便疯魔似地画圈。人是圆心，缰是半径，马儿是一线飞拽的彩点。蹄点雨般密集，不多时，地便铁样硬。随后，拿锨裁成方块，架成墙子，晒干后垒一个四门兜底长方阵，边上踏以湿土封住缝隙，在火门架上煤火引燃。西山堡土地怪，一烧，土就燃。不几日，火便深入长方阵内。有时，火也耐不了焦躁，不擦地燃，偏偏要着到浮皮子。当地人叫上炕。火一上炕，就得用土压，让那股不安分的火苗儿缩回脑袋往里烧，叫盖灰。不多日子，烧过的土块便血样红。

翻灰时，西山堡就起了雾，随闷沉沉的榔头敲土声便腾起满天的尘粒。眺望西南诸峰，隐于灰雾之中。秋季的西山堡少风，灰雾常时不散。透过雾气看秋日，忽红忽白，随灰雾浓淡变幻色彩，红时如血球，白时如冰盘。偶尔有云团飘来遮蔽落日，天地间忽而此处明，忽而别处亮。日光移动，地上万物时如在白昼，时如在暮夜。这时分，西山堡的娃儿便叫：“日头爷串庄子了。”

西山堡人就是在踏灰时节听到双生的死讯的。那当儿，西山堡的日头正在串庄子。那当儿，双生家的房子正处在昼夜交替的那道灰线上。

双生是三个月前离开西山堡到了双龙沟的。在此之前，西山堡已有十三个壮汉到了那个据说能发横财，据说也能着实死人的金矿上。一月后，双生来过一回西山堡。人虽瘦了许多，但身上的衣裳鲜亮多了，上身穿了一件灰塌塌的巴拿马中山装。这式样，西山堡人不见穿——村里的中年老年人大都穿着手缝的便衣汗褂子，纽子是用布条卷成的细布绳绾成的，双生一穿，村里人便在背后嘀嘀咕咕挤眉弄眼。和双生同来的是个胖得流油的汉子，头大得像猪头，见了人便莫名其妙地心虚地嘿嘿，露出两颗黄灿灿的缝间有白生生肉丝的大金牙，据说是金矿一家井口的掌柜的。那人一住就是三天。那三日里，双生好串门。一出门，便拿锁子打外锁住庄门，只留那掌柜的和自己的婆姨在屋里哼哼叽叽嘻嘻哈哈。那些天，双生见了村里人总是嬉皮笑脸合不拢嘴，衣袋里总是憋鼓鼓地装着几盒带过滤嘴的青岛大前门，见人便大方地敬一支。那三日里，狗娃整整白拿了双生的十一支过滤嘴烟，直到两个月后，狗娃还保存着六根

半，见了抽旱烟的小伙便拿出来馋人。于是，村里人都说，双生地地道道富了，地地道道交了财运。

双生的婆姨是从临洮买来的，生得白生生能掐出水，见了人便笑。眼睛里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绳儿，一望人，绳儿便牵着人的心上下晃荡。于是，双生的死讯刚一传来，村里人就骂她是个妖精，克不死八个男人是不会安分的。八爷也说，娶她那年我就看出双生的命不做主了，一个女人家哼儿叽儿妖妖道道唱不说，听说还抹什么“震主霜”，“震主”，“震主”，震不死家主儿能罢休？再说属相也不合，男人不死女人死，女人不死全家死，是闹着玩的？村里的神婆也摇头晃脑吱吱哼哼说，双生娶亲那天，本是金龙值日，主凶，此日嫁女必守空房。我说给他禳灾一下，可他舍得了命舍不得钱，这下倒好，人财两空。那几日，双生婆姨哭得好凶，是真哭，虽说八爷骂她是刘皇爷假哭荆州，可眼睛哭得像个红灯是地地道道的。一连几日，村里人都能听到双生婆姨在屋里嚎天扯泪，村里的女人们劝着劝着也陪着呜呜。娶她那年，双生已经快三十了。他爹攒了二十年钱又前前后后耷了五千斤麦子卖了八头猪才买来了她。耷粮的那几年，双生家没有吃过馍馍，每日两顿的山药米拌面使得双生又瘦又小。双生是老二。老大在靖远煤矿上班，还带了老婆娃儿。娃儿婆姨都张着嘴吃，挺着身穿，没工作。于是，那些年，双生爹最怕文书进门。一进门，准会带封信，一念信，准会又是喊冤叫屈说粮不够吃，问家里要粮。于是，双生在二十八岁那年，虽说脸上的胡茬依稀像个大人，可个子却分明是个娃儿。村里的娃儿们好和双生开开玩笑，比比高低。双生一怒，娃儿们便逃开来拍手齐唱：“二矮子，骑的红马黑骡子。”后来，双生娶了婆姨。再后来，婆姨闹着分家。于是，便分了。他爹住进了庄门外的草房里。

两月前，同双生一块儿挖金子的灵官说，双生的的确确交了红运。双生干活的那个窝子很红，金子出得多，掌柜又待双生好，所以双生挣得也多。那一月，双生托那个掌柜的给家里送过钱，不知道数目有多少，据说是厚厚的一叠票子。那几天，双生的女人笑得好欢哟，脆生生地直咯咯。掌柜的住了五天。后来，走了。后来，西山堡人听说双生死了。那当儿，村里人翻灰时腾起的雾打着旋儿，罩得西山堡的黄昏变成了暮夜。头天夜里，八爷听到双生家的母狗神头怪脸地哭了一夜，说怕不吉利。于是，第二天，人们听说双生死了。

一个月后，据一块儿挖金子的灵官说，双生几个人挖到了水巷，水一喷出，人来不及出，便灌了老鼠。一块儿淹死的有五个人。于是，村里人打了一阵哆嗦。灵官说，这算啥，挖金子的哪个不是提着脑袋干活，哪天不死几个人。那井，好深哟，足足有几十丈，从底下看天，真真只有瓦坨儿大。当然也有熟窝子，一倒霉挖到熟窝子，就没有金子。那井，好深哟，牛犊子大的石头悬酥酥的，在头

顶抖着。一咳嗽，石头边上就往下掉土沙。说着，灵官也打了一个寒颤，就像光着身子从热被窝里跳到屋外雪地上撒尿时一样。

八爷死活不让灵官到金矿去了，灵官一提，八爷便抖着胡子直瞪眼。灵官是他的小儿子，村里人好叫他秋瓜，八爷最稀罕小儿子。几月前，双生挂络灵官到双龙沟去，好像是怕到那儿被压死后没人给家里报信。两个人叽叽咕咕鬼鬼祟祟商量了好几天。八爷骂了灵官，也对双生瞪过眼睛，可灵官还是在一个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的夜里推故尿尿溜了出去，住在了一个八爷死活想不到的人家。两天后，八爷便证实灵官去了双龙沟。于是，八爷便翘了四天胡子，摔碎了两个边上有豁口还开着裂缝常漏清汤的破瓷碗，对着身子瘦瘦的脸黄黄的鼻凹里常年积着垢甲的八奶奶出了七口横气，瞪了十回眼睛，又吃了五付王麻子开的顺气汤药，还是觉得肚子里叽里咕噜胀得慌。

八爷有五个儿子，三个姑娘。三个姑娘出嫁了，四个儿子成了家，只有灵官没有娶媳妇。早些年，八爷穷得叮当响，便一天夜里浇水时手不由己挖了几个山药。山药很嫩，吃起来水价价的。第二天，队长便知道了，说是要严肃处理。于是，怕挨斗挨捆的八爷便趁着月色出了西口。回来时，已在三年以后了。那时节，八爷的老婆娃儿只剩下皮包的一把骨头了。一进门，八爷便抚掌大笑：“哈，哈，好……好……我的本钱还在。”八爷有个兄弟，当煤矿工人，能吃苦，能没日没夜加班，票子掙得刷拉拉响，女人的肚子又死活不往圆里撑，光阴过得红堂堂的。兄弟二人不睦，原因很简单，八爷的兄弟无子无女，想讨灵官，给五百块钱，被八爷骂了一顿。此后，兄弟不承认有哥哥，哥哥更不认兄弟，连见了面都要吐口唾沫。八爷的兄弟一探亲回家，就要请上三朋四友喝酒。一喝酒，便要高声吆喝：“王桃香，给我把牡丹烟拿来，再提一瓶金徽酒。”王桃香是八爷的兄弟媳妇，眼睛微微有点斜。八爷好骂她“眼斜心不正，心比驴还狠。”八爷的兄弟一吆喝，八爷的胡子便抖，鼻孔里也呼哧呼哧出横气。在工人兄弟第七次吆喝女人拿酒拿烟的那一夜，八爷的嗓门格外高，全西山堡都听得清。

“大娃子——给老子拿烟锅来！二娃子——给老子拿烟袋来！三娃子——给老子装烟来！四娃子——给老子点火来！灵官——给老子捶捶背！”

从此以后，工人兄弟便再也没有高声吆喝过。据说还大病了一场，病好后抡了女人五个嘴巴，四天后便领着脸青青的眼圈红红的女人上了煤矿，再也没有来过。

在双生死后的第三天，西山堡的太阳不热也不红，白澄澄地朝西山堡喷着灰气。八爷叭哒着烟锅在袅袅腾空的烟雾里训灵官，训得灵官皱着眉头直出粗气。

“娃子，天不杀无路之人，地不杀无根之草。穷是我的活该穷，穷着穷着老

天爷总得给碗饭吃。你想平地里起个鼓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人的命是天定的，不要硬三扒四地挣。一个人命里的禄粮就像一个布口袋，该装多少就装多少，硬挣着装就会胀破口袋。像双生，不就胀破口袋了吗？人活一世，求个安康就行，不要三天两头吃药、三天两头门口插切刀就行了。”

前些年，八爷真是伤透了脑筋。八奶奶是老气管炎，一遇风寒就咳咳嗽出不来气，吃几付药不顶用，八爷便得剃几个纸钱燎几下，边燎边得念叨：“燎利了，燎散了，随燎随利了，随燎随散了。家鬼冲了燎利了，野鬼冲了燎散了，燎着乖爽了，燎着安康了……三燎四燎燎出门了。”随后把纸钱烧到底门外让鬼去分，再在门口放一把切刀。切刀避邪，野鬼就不再进屋来毛骚人。说来也怪，有时往往吃药不应，可燎过后一吃药病就似乎好点儿。后来，八爷觉得八奶奶的病实在有些怪，家里多少有几个钱，她的病就来了，钱花不完病不好，钱花完病也能抗过去。于是，八爷特地花了几升麦子让神婆子给禳灾一下。神婆子跳了一回神后，又说是家宅六神不安，得祭神。于是，八爷又花了几十块钱请人祭了家宅六神，求神们保佑他家人畜平安消灾除害鸡豕成群合家大小安康。后来，八奶奶的病才似乎好了点，虽说偶尔也气喘，但往往不吃药也能抗一阵。近几年，八爷家门口很少插切刀，八爷觉得那几十块钱花得值得。

灵官去双龙沟那夜住的那个人家便是傻爷家。

傻爷不傻，只是顽，眉头一动，便捋着胡须顽童般咯咯，边咯咯边抹眼泪连叫哎哟。随后，再丢几句笑话，给人起几个绰号。而后倒背双手甩着大裤裆捣着脚后跟走路。兴头上来，便精屁股娃娃般唱：

穿得好，吃得好，
现在的青年男女没大小；
穿得阔，吃得阔，
现在的青年男女没道德。

傻爷天资好得出奇，小时候也念过书，但屁股上打出了老茧，也没识下几个字。唉，傻爷说，我天生没有穿朝靴的运，只有刨土吃的命。九岁那年来了个蛮婆子给我算过命，说我是个有命无运有寿无禄的苦命人，是天罡星转世，又生在卯时，“卯宫若遇天罡星，堆金载玉也成空；取镗掐铢苦经营，谁知铁内有蛀虫”。就连铁内都生蛀虫，你想我命穷不穷。唉，命是天定的，姜子牙八十遇文王，朱买臣白首坐太守都是命。人家有命有运，到时自然显达富贵。我有命无运，脑子好有什么用！傻爷是西山堡公认的脑子最灵的人，谁都说他是化学脑

壳子，起绰号编四六句，一套一套的，出口成章。可是死也念不进书，一听闲书戏文却又刻在心上。于是，闲编打白铁时他便出奇的博学，他知道周文王头上的虱子有几条腿，为什么与众百姓的不同。说是皇上身上的虱子也沾三分贵气，连名称也叫什么“御虱”。于是，一有念书人在场，他便转几下小而亮的眼球，问：

“你说，灵山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被考住的是外面来采风的小伙儿，据说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据说在文化馆工作，据说号称什么“凉州才子”。他能说出三山五岳各有什么特点，五湖四海各在什么地方，就是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灵山”。于是，傻爷的鼻头便耸动了几下，小而亮的眼球也转向了头顶的黑椽子。于是，许久许久之后，他便哼儿哼儿唱了一句：“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本在我心头。”凉州才子涨红了脸，望着傻爷指向自己胸口的手指，问灵山就是你？傻爷转转白眼珠说：“对，灵山就是你，灵山就是你自己，人活着要行善哩。”于是举例，谁谁谁本是短命鬼，可修桥铺路积善成德之后，老天爷就给他加了岁数成了寿星。说修桥铺路功德大，拆桥断路眼睛瞎。说得有名有姓有证人，不由你不信。当然，每次总有娃儿故意摇头。于是，傻爷便红了脸，摆出一副捍卫真理的气势，大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归的气势。不过，一看眼前的对手只是不懂世事的娃儿，他便宽容地轻轻叹一口气。

不信？这娃子。唉，当年淮阴侯韩信阳寿本是七十二，可在九里山前活埋母，便短了阳寿八年。埋着干啥？嘿嘿，那地方风水好，要不然韩信能成淮阴侯？韩信的命运并不好，人也没多大本事，不过仗了他先人葬了个风水宝地，才保佑韩信有洪福坐王侯将相。当时楚霸王有千斤神力，战必胜攻必克，可刘邦有四两洪福，一战成功，千斤神力不如四两洪福。这不，韩信活埋了母亲占了个风水宝地有了洪福后来才成了淮阴侯。就像前几年东村的那个考上大学的娃儿，你以为是他的本事吗？比他本事好的多着哪，为啥单单他能考上大学？那是他爷爷的那个坟好，和先前道台的一个样，叫黄莺晒翅，风水好着哩，那娃子不上大学谁上大学？这不，韩信九里山前活埋母，短了阳寿八年。后来，琉璃井里厕屎又短了他八年阳寿。唉，韩信这屁屁天生是个短命鬼，弟兄俩分家时分了一口井，韩信偏往自己的那半个井里厕屎，你说缺德不？分家不公时，又把一条驴活劈成两半个。唉，做事真短，又短了他八年阳寿。后来，霸王追杀他时他又杀了一个给他指路的樵夫。为啥杀？怕他通风报信呀，这娃子。再后来，把霸王逼死乌江岸又短了他八年。五八四十年，这不，韩信只活了三十二，就叫吕后斩在未央宫中。唉，还不信？再后来，韩信在阴曹地府大喊冤枉，说他帮汉家打下天下，汉家却杀了他。没办法，阎王爷才让韩信投生转的曹操，让刘邦投生转的献帝。